

民粹主义专题

## 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 及思想文化根源

袁东振

**内容提要：**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世界许多国家曾出现过或仍在出现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而拉美地区一直是世界民众主义的最主要阵地和试验场。由于研究视角、学科背景和基本政治立场不同，国内外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对其实践后果有不同的评价。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民众主义有许多自身的特性，如起源的独特性、发展的持久性、地域的广泛性、政策实践的典型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政治社会影响的双重性等。拉美民众主义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既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也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拉美地区传统精英主义的局限性、社会平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众崇拜魅力型领袖的心理以及对政治幻想的偏爱，都为拉美民众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肥沃的土壤和重要的推动力。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拉美民众主义的消极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应对其产生和持久发展的各种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避免对其认识的片面化和简单化。

**关键词：**民众主义 政治文化 文化传统 精英主义  
民族主义 庇护主义

**作者简介：**袁东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7) 04-0001-15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编号：15BGJ041）的阶段性成果。

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包括俄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思想和实践，而拉美地区一直是民众主义的最主要阵地和试验场。拉美地区的民众主义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又有许多其他地区国家不具有的特点。拉美民众主义思想和实践之所以长期存在、经久不衰，不仅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而且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本文无意对民众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讨论，也无意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地位进行评价，只试图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点及其思想文化根源做初步分析。

##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初起，民众主义（西班牙语为 *populismo*）成为拉美的重要政治现象，并对该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持续性重大影响<sup>①</sup>。民众主义是拉美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赫尔马尼、迪特拉、奥唐奈、穆尔米斯、拉克劳等拉美知名学者都曾对拉美民众主义问题进行研究<sup>②</sup>。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新民众主义”和左翼民众主义的崛起，拉美民众主义再次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各种著述不断问世，相关研讨会不断举办，学者们对民众主义的内涵与特性、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民众主义与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系、民众主义对拉美民主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民众主义”在拉美成为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在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都被广泛使用，被用来衡量和形容某些政党、政府和政治家，描述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政策以及该地区的某些政治社会运动和思想发展。

<sup>①</sup> 在英文和西班牙文中，民众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同一个词。中国拉美学界通常把俄国和美国的相关思想和实践称为“民粹主义”，而把拉美地区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叫做“民众主义”，以此表明拉美民众主义与俄国或美国民粹主义有不同含义。

<sup>②</sup> Gino Germani,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una Época de Transición: De la Sociedad Tradicional a la Sociedad de Masa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Paidós, 1963; Torcuato Di Tella,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en Claudio Véliz (ed.),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uillermo O’Donnell, *El Estado Burocrático Autoritario: Triunfos, Derrotas y Crisis*, Buenos Aires: Universidad de Belgrano, 1982; Miguel Murmis y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studios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Peronismo*, 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Argentina, 1971; Ernesto Laclau, *La Razón Populista*,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5; Marcelo Cavarozzi, “Populismos y ‘Partidos de Clase Media’”,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1, 1977.

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界，都对拉美民众主义存在不同认识和评价。部分学者将民众主义作为贬义词，认为其与缺乏公民文化、蛊惑或煽动性宣传、不尊重制度和体制等相联系，拉美任何政治家都不希望被人描绘成“民众主义者”<sup>①</sup>；有学者进而指出，民众主义与民主政治不相容，因为它用庇护主义取代民主权利，损害民主的信誉和可信度，甚至将其称为“拉美政治中的最严重病态”<sup>②</sup>；美洲大陆的某些右翼势力尤其强烈批评拉美“激进民众主义”，认为其已成为全球贸易以及西半球治理前景的“不稳定因素”和“搅局者”<sup>③</sup>。也有一些学者对民众主义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它第一次把拉美劳动阶层、下层民众以及边缘群体整合到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承认这些群体所享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扩大了民主政权的基础，推动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转变<sup>④</sup>。国内学界对拉美民众主义也有不同评价。有学者认为民众主义推进了拉美的民主，甚至称其为“一种人民民主”，较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的矛盾问题”，因而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sup>⑤</sup>；有学者强调拉美民众主义有一定积极作用，并非只是麻烦的制造者，也并非只产生消极后果<sup>⑥</sup>。但也有国内学者认为，拉美民众主义（这些学者通常称之为“民粹主义”）片面追求“福利赶超”，致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发展停滞和经济危机，加剧这些国家固有的贫富差距<sup>⑦</sup>；拉美民众主义及其策略包含多种“陷阱”，在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持分配平等方面作用有限，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反而容易制造矛盾和不稳定，扭曲政府功能，阻碍社会发展，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sup>⑧</sup>

① Paula Biglieri y Gloria Perelló, “En el Nombre del Pueblo: El Populismo Kirchnerista y el Retorno de Nacionalismo”, Documento de Trabajo No. 15, UNSAM, febrero de 2007. <http://www.unsam.edu.ar/escuelas/politica/documentos/>. [2015-10-28]

② Ramón Escovar Salom, “El Populismo en Números”, 10 de mayo de 1982, p. 81. <http://www.saber.ula.ve/bitstream/123456789/14342/1/articulo11.pdf>. [2017-02-28]

③ Carlos Villas, “La Izquierda Latinoamericana y el Surgimiento de Regimenes Nacional - Populares”, en *Nueva Sociedad*, No. 197. <http://nuso.org/articulo/>. [2016-12-28]; Maria del Pilar Tello, *El Nuevo Progresismo en America Latina*, USMP, 2009, p. 126.

④ Fabiana Sacchetti, “Neo-populism, Neo-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Theoretical Debate”. <https://www.imtlucca.it/documents/courses>. [2016-02-20]

⑤ 曾昭耀著：《拉丁美洲发展问题论纲》，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208-212页。

⑥ 肖雪慧：《质疑〈民众主义政策的另一面〉》。<http://www.cssm.org.cn/view.php>. [2017-01-20]

⑦ 参见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⑧ 尹保云：《民众主义的另一面》，载《改革内参》，2007年第27期。<http://blog.renren.com/share/>. [2017-01-20]

国内外学界之所以对拉美民众主义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判断,重要原因是学者们对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根源缺乏共识,导致在对其评价问题上立场和视角不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各说各话。为了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历史、辩证、全面和客观的评价,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特性及其赖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思想文化根源,理性认识其发展的历史韧性。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及其思想文化根源进行初步分析,旨在为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素材。

## 二 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

如前所述,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世界许多国家曾出现过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现象,但拉美民众主义有着与其他地区国家不同的特点。拉美民众主义历史起源独特,发展进程持久,地域范围广泛,政策实践典型,表现形式多样,社会政治影响具有双重性。与此相应,国内外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的认识也较混乱。

### (一) 拉美民众主义历史起源的独特性

在论及民粹主义或民众主义起源时,许多学者会追溯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认为此后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未彻底断绝或消失过。在俄国民粹主义日渐衰竭并濒于消亡之际,19世纪晚期美国出现“人民党”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欧洲政治舞台。随着纳粹主义覆灭和冷战时代到来,民粹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拉美政治的主流。<sup>①</sup>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或民众主义虽是世界性政治现象,但在各国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承继性和关联性。在很多情况下,各地区、各国家的民粹主义或民众主义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相互隔绝,相互之间并无必然联系<sup>②</sup>。例如,俄国和美国的民粹主义不仅没有关联

---

① 陈冬生:《全球民粹主义“幽灵”的多个面孔》,载《人民论坛》2016年5月1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 [2016-11-30]

② Ghita Ionescu, “Populismo: Sus Significado y Características Nacionales”. <http://www.worldcat.org/title/populismo-sus-significados-y-caracteristicas-nacionales>. [2016-10-11]

性，而且性质完全不同<sup>①</sup>。同样，拉美民众主义无论与俄国还是美国的民粹主义都没有历史联系。拉美的民众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此后百年间的重要发展节点上，都与世界其他地区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缺乏直接关联。

同样，拉美各国的民众主义主要源于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性，相互之间也不一定具有必然联系，或联系不紧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革。在经济上，在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推动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家最早实现经济起飞并开启现代化进程。稍后，墨西哥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也出现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起飞，拉美国家传统政治社会制度难以体现和满足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其局限性日益暴露。在政治上，地方考迪罗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结束，但政治体制依然缺乏参与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一些新兴阶层被排斥在正式体制之外。在社会上，经济发展和繁荣壮大了以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为主的新生社会力量，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增强。这些新阶层不断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求获得更多政治和社会参与权。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上述新变化，为民众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在率先出现经济起飞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等南锥体国家，民众主义出现也最早<sup>②</sup>，这些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所谓“早期民众主义”。20世纪30年代后墨西哥等国家的民众主义获得重要发展，而在厄瓜多尔等一批经济起飞较晚的国家，民众主义出现相对更晚。

## （二）拉美民众主义发展进程的持久性

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拉美民众主义的发展历史已逾百年，历史上拉美是世界上民众主义最根深蒂固的地区。民众主义不仅成为拉美地区有重要影

---

<sup>①</sup> 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不同。19世纪中后期，俄国和美国开创了世界上两个典型意义的民粹主义形式。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核心内容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在村社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者推崇农民，仇视资本主义，以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态度看待国家政权。美国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激进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反对垄断资本和金融权力以及两党体制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控制，动员基层农民在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规范运作之外寻求表达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因此，美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既没有俄国民粹主义那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和空想主义色彩，也没有俄国民粹派那样强烈的革命冲动和鲜明的社会主义追求。参见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http://www.cssn.cn/zhx/zx\_zrzl/201503/t20150320\_1555359.shtml。[2015-02-15]

<sup>②</sup> 潘芳：《探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响的思想和思潮，而且成为重要的政策实践。相比之下，无论是俄国、美国还是欧洲的民粹主义，其发展进程都缺少连贯性或连续性，有的相继衰落，有的昙花一现，与拉美民众主义持久不衰的局面形成鲜明反差。德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认为，“民众主义一直没有消失，目前仍是拉美政治中周而复始的现象”；格拉迪乌斯甚至认为，“拉美回归民主并不意味着民众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民众主义在21世纪初又经历了新高潮”。<sup>①</sup>

学者们对拉美民众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和依据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其大体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民众主义时期、经典民众主义时期、新民众主义时期<sup>②</sup>、新世纪后的左翼民众主义时期<sup>③</sup>。早期民众主义又称原始民众主义（Proto-populismo），主要指20世纪初（20年代以前）出现在南锥体国家的民众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民众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上述少数国家。经典民众主义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出口市场造成灾难性影响，迫使其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把广大城市民众整合到国家发展进程中，由此形成民众主义发展的一个高潮。在这一时期，随着一些民众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众主义的影响迅速扩散，不仅成为拉美地区的重要思潮，还逐渐成为一种执政方式和发展战略。拉美经典民众主义最典型模式是巴西瓦加斯主义、阿根廷庇隆主义、墨西哥卡德纳斯主义以及厄瓜多尔伊瓦拉主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建立军政权，军政权认为民众主义煽动民众，鼓动不切实际的希望，造成国家的危机。在军政权镇压下，拉美民众主义发展步入低潮。

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出现所谓“新民众主义”，民众主义再次呈复兴之势。这一时期的民众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新”，主要是因为它有不同于经典民众主义的一些新特点：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更加忽视政党的作用；抛弃了经典民众主义与工会及工业巨头结盟的政策等。新

<sup>①</sup> Susanne Gratius, “La ‘Tercera ola Populista’ de América Latina”, 45 working paper/documento de trabajo, FRIDE, octubre de 2007. <http://www.fride.org>. [2015-10-28]

<sup>②</sup> 拉美民众主义的前三个时期，参见 Michael L. Conniff, “Neopopu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La Década de los 90 y Después”, en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Vol. XXIII, No. 1, 2003, pp. 31-38.

<sup>③</sup> 格拉迪乌斯没有把早期民众主义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而是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即历史上的民族民众主义（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庇隆和瓦加斯的民众主义为代表；新民众主义，即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梅内姆和藤森的右翼民众主义；左翼民众主义，即21世纪初基什内尔、莫拉莱斯、科雷亚和查韦斯的民众主义。Susanne Gratius, “La ‘Tercera ola Populista’ de América Latina”, 45 working paper/documento de trabajo, FRIDE, octubre de 2007. <http://www.fride.org>. [2015-10-28]

民众主义的代表人物 80 年代有加西亚（秘鲁）和布里佐拉（巴西）等，90 年代有梅内姆（阿根廷）、科洛尔（巴西）、藤森（秘鲁）和布卡拉姆（厄瓜多尔）等<sup>①</sup>。自 20 世纪末开始又出现所谓“左翼民众主义”，代表人物有查韦斯（委内瑞拉）、莫拉莱斯（玻利维亚）、科雷亚（厄瓜多尔）、基什内尔（阿根廷）和奥尔特加（尼加拉瓜）等<sup>②</sup>。

### （三）拉美民众主义地域范围的广泛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拉美是一个民众主义的大陆。自 20 世纪初以来，民众主义思想和实践绵延 100 多年，其范围遍及拉美主要国家，这在世界其他地区很少见。民众主义不仅出现在多个拉美国家，同一国家甚至相继出现多届民众主义政府。阿根廷继庇隆政府（1946—1955 年和 1973—1974 年）后，还有梅内姆政府（1989—1999 年）和基什内尔夫妇政府（2003—2015 年）；巴西继瓦加斯政府（1930—1945 年和 1951—1954 年）和古拉特政府（1961—1964 年）后，还有科洛尔政府（1990—1992 年）等；墨西哥继卡德纳斯政府（1934—1940 年）后，还有埃切维里亚政府（1970—1976 年）等；厄瓜多尔继贝拉斯科·伊瓦拉政府（1952—1956 年）后，还有布卡拉姆政府（1996—1997 年）和古铁雷斯政府（2003—2005 年）以及科雷亚政府（2007—2017 年）；秘鲁继贝朗德政府（1963—1968 年）和贝拉斯科政府（1968—1975 年）后，还有加西亚政府（1985—1990 年）和藤森政府（1990—2000 年）；委内瑞拉继贝坦科尔特政府（1945—1948 年和 1959—1964 年）后，还有佩雷斯政府（1974—1979 年）、查韦斯政府（1999—2013 年）和马杜罗政府（2013 年以后）；智利继伊巴涅斯政府（1952—1958 年）后，还有阿连德政府（1970—1973 年）等；在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国家也都出现过民众主义政府。<sup>③</sup>

<sup>①</sup> 加西亚是秘鲁人民党（又称阿普拉党）领导人，1985—1990 年、2006—2011 年两次出任总统。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是巴西左翼政党民主工党领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任里约热内卢州长。梅内姆、科洛尔、藤森和布卡拉姆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分别担任阿根廷、巴西、秘鲁和厄瓜多尔总统。

<sup>②</sup> 康尼夫（Michael L. Conniff）认为，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拉美出现所谓“军事民众主义”或“民众主义的军事主义”，其典型代表查韦斯、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以及巴拉圭的奥维多都曾有从军背景，这种现象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庇隆主义颇为类似。参见 Michael L. Conniff, “Neopopulismo en América Latina: La Década de los 90 y Después”, en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Vol. XXIII, No. 1, 2003, pp. 31 - 38.

<sup>③</sup> Pedro Pérez Herrero, “Los Regímenes Populistas en América Latina”. <http://www.ojosdepapel.com/Index.aspx?article=2601>. [2015 - 11 - 28]

#### (四) 拉美民众主义政策实践的典型性

拉美民众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有外国学者曾评论说,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政策都包含民众主义的特点。世界其他地区虽也不乏类似的实践,但拉美民众主义政策实践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更具典型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主要国家均进行过民众主义实践。拉美民众主义不仅仅是“街头民众主义”,而是“执政的民众主义”。<sup>①</sup> 尽管不同时期拉美民众主义政策实践有不同特点,施政重点因所在国家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一般说来,拉美民众主义的政策实践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在政治方面,通过政治和宪法改革,对现有体制进行一定程度改革或改造;推动民众直接参与政治,试图用大众参与的直接民主取代或完善代议制民主,强化意识形态特色。在经济方面,强化国家干预,试图通过所有制改革、建立国有及合作企业等方式,加强对战略部门生产、销售、出口、价格、投资等的控制,试图建立新发展模式。在社会方面,把追求社会公平作为主要施政目标,实施亲中下阶层的社会政策,强调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在对外政策方面,实施民族主义特色的对外政策,表现出独立自主和反帝反美倾向,把反对美国霸权政策及其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加强拉美国家间团结合作作为重要策略。

#### (五) 拉美民众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拉美国家的民众主义有不同表现形式,每个民众主义政府都有自己的特点<sup>②</sup>。如前所述,按时间划分,拉美地区有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等;按政策激进程度判断,拉美地区有激进民众主义和温和民众主义;按意识形态取向衡量,拉美有左翼民众主义和右翼民众主义;从社会影响方面说,拉美有理论层面的民众主义、政策层面的民众主义和制度层面的民众主义;从历史进程看,拉美既有社会主义的民众主义,也有法西斯主义的民众主义,既有军人民众主义,也有文人民众主义等。

拉美国家间的民众主义有明显差异,在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同一类型的

---

<sup>①</sup> 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New York: Editorial Verso, 2005; Citado en Susanne Gratius, “La ‘Tercera Ola Populista’ de América Latina”, 45 working paper/documento de trabajo, FRIDE, octubre de 2007. <http://www.fride.org>. [2015-10-28]

<sup>②</sup> Pedro Pérez Herrero, “Los Regímenes Populistas en América Latina”. <http://www.ijosdepapel.com/Index.aspx?article=2601>. [2015-11-28]



民众主义，也会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差异性。拉美国家的民众主义经验不同，相互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或巴西等国家的民众主义都具有各自的特色<sup>①</sup>。这些特色源于这些国家各自特殊的国情、不同的社会构成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例如阿根廷的民众主义长期与庇隆联系在一起，印第安主义则是玻利维亚民众主义的重要符号，这两个国家的民众主义之间差异很大，很难画等号。<sup>②</sup>

#### （六）学界对拉美民众主义认知的混乱性

民众主义是国内外拉美学界使用频率较高的术语，但始终没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定义，甚至对于谁是民众主义者，学者们都没有共识。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对民众主义的认定标准自然也不一样。如经济学家们通常会把阿根廷前总统阿方辛作为民众主义者，政治学家则把梅内姆作为民众主义者；在巴西，经济学家把萨尔内作为民众主义者，而社会学家则把科洛尔作为民众主义者；在秘鲁，经济学家把加西亚作为民众主义者，但政治学家则把藤森作为民众主义者；在智利，经济学家通常把阿连德作为民众主义者，但政治学家认为阿连德并不是民众主义者。还有人认为，无论是梅内姆还是藤森，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能算民众主义者。学界对民众主义问题认知的混乱性，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拉美地区民众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 三 拉美民众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

拉美民众主义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源极为复杂。拉美学者分别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视角对民众主义的根源进行解释，提出三种命题、解释或假说<sup>③</sup>。所谓“文化主义命题”认为，拉美民众主义源于殖民历史，源于西班牙、葡萄牙的伊比利亚传统，该传统培育了庇护主义和保护主义，造成腐败和权力中的人际关系网，损害代议制民主，为民众主义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所谓“经济主义命题”又称依附主义命题，源于拉美学者恩里克·卡多

<sup>①</sup> 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sup>②</sup> Franco Gamboa Rocabado, “Populismo: ¿Fantasma o Realidad?”. <http://www.diariocritico.com/bolivia/2011/Mayo/opinion/franco-gamboa-rocabado/273693>. [2015-08-28]

<sup>③</sup> Dietmar Dirmoser, “Democracia Sin Demócratas”, en *Revista Nueva Sociedad*, No. 197, 2005, pp. 28-41.

佐和恩佐·法勒托等人的依附理论，认为拉美经济对外部的高度依附性阻碍了在社会福利基础上民主国家的发展，为民众主义成长提供了空间。所谓“政治主义命题”则强调拉美国家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以政党制度和国家体制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为民众主义提供了成长和发展的条件。

从拉美学者的上述命题和假说中可以看出，拉美民众主义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和现实根源，也有经济和社会根源；拉美民众主义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也是历史和文化现象。本文将对民众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初步分析。

#### （一）精英主义的局限性催生民众主义发展

精英主义在传统上一直是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精英主义主张推进增长，极力避免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领域的重大改革，或主张把改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根本上说，精英主义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保守性特质，容易引发社会排斥、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会造成严重社会动荡，进而制约国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在精英主义体制下，政治权力基本由寡头集团控制，政治斗争和利益分配主要在精英群体间进行，政党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广大中下阶层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状态，造成许多普通民众对选举投票等活动不热心，对政党和政府缺乏基本信任。正如一位西班牙学者所说，“精英政府没有造就政治参与和社会公民，也没有造就代议制和包容性民主”<sup>①</sup>。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拉美传统政治和社会结构，民主化进程提升了民众的政治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拉美人认为需要建立一种直接参与的政治形式。作为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民众主义扩大政治和社会参与的主张恰巧迎合了中下层民众的诉求。民众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主张变革的思想，体现了广大中下阶层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愿望。从根本上说，精英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拉美民众主义的崛起和成长。

#### （二）社会平等思想为民众主义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拉美地区社会不平等现象一直较严重，权力和财富占有、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大量人口没有土地和生存手段，缺少受教育和社会升迁机会，大批

<sup>①</sup> Susanne Gratius, “La ‘Tercera ola Populista’ de América Latina”, 45 working paper/documento de trabajo, FRIDE, octubre de 2007. <http://www.fride.org>. [2015-10-28]

土著人口和少数族裔更是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自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主张社会平等的各种进步思想在拉美不断发展和传播，为民众主义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这些思想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新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形式多样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思潮。这些思想和思潮的本质虽不尽相同，但都主张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促进收入和财产合理分配。这些思想主张与民众主义主张有共通之处，成为拉美民众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拉美民众主义者提出的亲穷人取向的社会政策、给予中下层民众福利的许诺以及各种蛊惑性政治口号，对长期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地位的社会阶层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中下阶层和民众对社会平等的渴望，为拉美民众主义发展赢得广阔成长空间。

### （三）民族主义思想是民众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民族主义一直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思想。拉美国家不发达的属性和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对现代化的极度渴望，造就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成为许多拉美国家发展进程中起主导甚至支配作用的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在拉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有明显体现。拉美民族主义诉求很多，在不同国家诉求的重点不同，但就整个地区而言，其最重要诉求有四点：一是对独立主权的渴望，主张建立社会正义、经济独立和政治主权的国家，“确保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尊严”<sup>①</sup>；二是促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加强拉美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三是希望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在一定时期表现出强烈的反美主义倾向；四是在发展道路上选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或“第三条道路”，强调克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缺陷。拉美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有密切联系，两者有许多类似或相同的主张：许多民众主义者本人就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拉美地区的民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民众主义成为民族主义一种典型或特殊的表现方式；民族主义成为民众主义生存和成长的重要催化剂和推动力量。

### （四）庇护主义传统为民众主义成长提供了重要文化土壤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认为，拉美民众主义根源于殖民时期的历史，伊比利亚传统培育了拉美国家庇护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传统和习俗。拉美殖民时期的统治模式主要以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为基础，权利和义务自上而下地组成，

<sup>①</sup>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第 87 页。

无论是权力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是等级式的。拉美国家独立后，包括天主教教义在内的西葡殖民统治的传统影响依然十分强大，甚至在整个20世纪，这种传统仍影响着许多拉美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模式的选择<sup>①</sup>。天主教教义和西葡宗主国的政治学说成为庇护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一方面，专制统治被认为是自然和理所应当的，精英统治被认为是上帝授予的。另一方面，精英有义务关心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一般民众；尽管缺少土地的农民和印第安人有义务为地主或庄园主提供劳动，但后者也有义务为前者提供一定福利和必要生活条件；主仆关系、庇护关系、依附关系不仅体现在农场或庄园层面，也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直到现在，这种庇护主义或依附传统在拉美许多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中仍有明显体现<sup>②</sup>。拉美地区庇护主义的传统与民众主义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拉美民众主义不断成长的重要文化基因。

#### （五）崇拜魅力型领袖的心理是民众主义成长的重要思想条件

偏爱魅力型政治领袖，是拉美国家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传统。一些夸夸其谈、能够提出诱人口号、做出慷慨许诺、提出美好梦想的政治家，能够显示出“克里斯玛式”魅力的政客或领导人，在拉美国家往往容易受到大众追捧和支持。具有考迪罗风格的强硬政治领袖通常被视为推动民族发展、建立民族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的英雄，尽管这些人具有专制、独裁的倾向<sup>③</sup>；而不具备这样特点的领导人经常被认为软弱，甚至被怀疑没有魅力或能力不够。西班牙学者马拉穆德（Carlos Malamud）认为，崇尚弥赛亚主义是拉美国家民众主义产生的传统条件；弥赛亚主义和考迪罗主义对拉美政治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拉美人相信，只有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才能推进变革进程，许多人仍在盼望救世主的出现，希望考迪罗式的“解放者”能“神奇般地”结束困扰这些国家的所有苦难；不少拉美人把实现社会公平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些“救世主”和“考迪罗”式的人物身上，坚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带来和平与繁荣，并能解决困扰这些国家的冲突。马拉穆德认为，拉美人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考迪罗式的人物（如革命的“最高领袖”）是不可替代的，而

<sup>①</sup> Howard J. Wiarda and Harvey F. Kline (ed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85, p. 26.

<sup>②</sup> 袁东振、徐世澄著：《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

<sup>③</sup> [美] 托马斯·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这种错误观念极易导致对民众主义的接受和推崇。<sup>①</sup>

#### (六) 偏爱政治幻想的心态为民众主义找到大批追随者

偏爱政治幻想是拉美人的重要政治心态，换言之，民众容易被拉美民众主义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迷惑，甚至经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赫尔马尼认为，拉美民众主义就是建立在“克里斯玛型领袖蛊惑人心的诱导”基础上，并把民众主义看作某位政治领袖与对现存政治制度不满的追随者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②</sup>。民众主义领袖通常会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会通过频繁访问穷人居住区和边远村落等方式，号召和煽动爱国主义情绪，强调国家主权，创造或代表新的民族认同，承诺代表“人民”的意志，做出面向中下阶层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福利允诺，支持甚至鼓动民众进行街头抗议活动。马拉穆德等人认为，拉美人宁可偏爱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sup>③</sup>，也不信任国家机构，对民主体制或对民主自身存在较高度度的不信任。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藤森、科洛尔，或是21世纪的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都利用了民众对政治体制和传统政党的不满，以反体制代表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而民众也乐于把解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的希望寄托于这些魅力型领袖。拉美知名智库“拉美晴雨表”多次调查显示，拉美民众对现行制度和体制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扩展到对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政策的效果等方面，而这必然会推动其对民众主义抱有越来越多的期许。

## 四 拉美民众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双重性

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具有两面性，也是拉美民众主义的主要特征。如前所述，人们对拉美民众主义评价不一。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对民众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在经济决策方面方法不正确，不恰当地否定了市场规律所要求的纪律和规则。政治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褒贬参半，部分学者认为民众主义推进了民主，他们剔除了民众主义的贬义含义，将其视为有

---

<sup>①</sup> Carlos Malamud, *Populismos Latinoamericanos, los Topicos de Ayer, de Hoy y de Siempre*, Edicion Nobel, 2010, p. 97.

<sup>②</sup> Maria del Pilar Tello, *El Nuevo Progresismo en America Latina*, Universidad de San Martin de Porres - USMP, 2009, p. 126.

<sup>③</sup> Carlos Malamud, *Populismos Latinoamericanos, los Topicos de Ayer, de Hoy y de Siempre*, Edicion Nobel, 2010, p. 111.

利于大多数民众的左翼社会经济政策，甚至认为它是左翼的真正表现形式<sup>①</sup>；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民众主义在本质上削弱了代议制民主，损害了民主的可信度。还有学者指出，即使拉美民众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反民主的，或不对民主构成危险，但它也不能够拯救民主，因为它虽在政治上吸纳了被排斥的社会群体，但并不一定尊重政治反对派的权利<sup>②</sup>。学者们在拉美民众主义评价方面观点迥异，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拉美民众主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政治方面。一方面，拉美民众主义推进了民主，把劳动阶层、下层民众以及边缘群体整合到国家政治进程中，承认其所享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扩大了民选政权的基础，推动了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转变。另一方面，由于民众主义具有反现存体制的倾向，不尊重司法独立和政治反对派，通常会给代议制民主带来严重威胁，削弱了体制的制约和制衡功能，损害公共管理的透明度，甚至加剧腐败和庇护主义。此外，民众主义过度依赖具有克里斯玛魅力的领袖个人，忽视政党组织的作用，许多没有治理和管理经验、缺乏专业知识政治官员充斥公共管理机构之中，造成官僚主义蔓延和政府效率低下。

经济方面。一方面，如有些学者所说，民众主义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反对市场决定一切，“比较妥善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的矛盾问题”，因而也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民众主义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科学性，过度忽视市场作用，最终导致经济灾难，并危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美国学者爱德华兹认为，拉美民众主义运行的一般周期是从最初的“幸福感”走入最终的“遗憾”，期间大概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增长率、实际工资和就业得到提高，给人的感觉是民众主义政策似乎取得了成效；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进入“瓶颈”状态，各种难题增多；第三阶段出现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加剧和资本外逃等崩溃前的预兆；最后阶段是灾难之后的整顿和调整。<sup>③</sup>有学者据此提出，所有成功的民众主义看起来是类似的，所有失败的民众主义看起来都是不同的，但拉美迄今还没有民众主义成功的先例。

<sup>①</sup> Maria del Pilar Tello, *El Nuevo Progresismo en America Latina*, Universidad de San Martin de Porres - USMP, 2009, pp. 128 - 129.

<sup>②</sup> Carlos de la Torre, “El Populismo Latinoamericano: Entre la Democratización y el Autoritarismo”, en *Revista Nueva Sociedad*, No. 247, septiembre - octubre de 2013, p. 136.

<sup>③</sup> Sebastian Edwards, *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169 - 170.

社会方面。一方面，拉美民众主义提出了社会公平、合理分配、减少贫困等许多合理诉求和主张，得到中下阶层广泛呼应，推动了公平社会的构建进程。另一方面，民众主义在实践中过度强调向特殊阶层倾斜，社会政策往往具有非理性倾向，造成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失调、社会政策能力和经济能力脱节，使政策能力丧失可持续性，造成政策最初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因所获利益的不可持续而改变政治态度和立场，成为民众主义政策的反对者，致使其最终陷于失败。

## 五 小结

拉美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根基和思想文化根源。应从拉美国家特殊历史条件出发，对民众主义做出全面、客观和理性评价，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避免对民众主义认识的简单化、片面化和主观化。要从根本上消除民众主义的不良后果，必须消除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根源。为此，不仅应加强制度和体制建设，切实推进社会改革，促进合理分配和社会公平，理性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使中下社会阶层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且还要逐渐消除拉美民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消除产生民众主义各种弊端的文化基因。

(责任编辑 刘维广)